

なつめ
そうせき

夏目漱石

著

桐野文

刊

Natsume Sōseki

道
草

路
边
草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道草

路边草

夏目漱石

柯毅文

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著

Natsume Sōseki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路边草/(日)夏目漱石著;柯毅文译. —上海:

上海译文出版社, 2019.1

(夏目漱石作品系列)

ISBN 978-7-5327-7936-9

I. ①路… II. ①夏… ②柯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日本—近代 IV. ①I313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227652号

本书根据中央公论社《日本の文学》

1974年6月版译出。

路边草

道 草

[日] 夏目漱石 著

柯毅文 译

出版统筹 赵武平

责任编辑 叶晓瑶

装帧设计 徐小英

上海译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、发行

网址: www.yiwen.com.cn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.ewen.co

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12.5 插页 15 字数 145,000

2019年1月第1版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7-7936-9/I·4885

定价: 59.00元

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,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本书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, T: 0512-68180628

道
草

种脾气：心情不好的时候，即使有不少想说的话，也不愿向妻子述说。妻子呢，面对沉默不语的丈夫，除了有要事以外，也绝不轻易开口。

此要认清对方的面貌，没有任何困难。健三只瞟了一眼，随即向前方走去。对方却伫立在路旁，压根儿就不想离去，目不转睛地盯着健三擦身而过。健三感到那人的脸像是随着自己的脚步在慢慢地转动。

他已经多年不见那人了。他不到二十岁就与那人断绝了来往，至今，十五六年的岁月过去了，在此期间，他们从未见过面。

健三现在的地位和境况，用过去的眼光来看，的确起了根本的变化。他已经长了黑胡子，戴上了小礼帽，与早先剃光头时的模样相比，连他自己也不禁有隔世之感。对方却有点反常。不管怎么说，那人也该有六十五六岁了，为什么头发至今仍是那么乌黑呢？他心里好生奇怪。不戴帽子外出，是那人老早就有的习惯，至今未改，这一特点也给他带来了奇异的感觉。

健三本不乐意碰见那人。他曾这么想：万一碰上了，如果对方比自己衣冠整洁，当然再好不过。可是，眼前所见的这个人，谁都不会认为他的生活是很富裕的。即使不戴帽子是本人的自由，单从外褂或内衣来看，充其量也只能使人认为是从事中流以下营生的商家老人。健三甚至连那人撑的是一把显得很沉的粗布雨伞，也注意到了。

当天，他回到家里，一直没法把在路上碰见那人的情景抹去。那人伫立在路旁，直勾勾地望着他擦身而过的那副神态，不时地侵扰着他，弄得他心烦意乱。可是，他什么也没有告诉妻子。他有这

① 隐指夏目于1900年去英国留学，两年后又回到日本。

② 位于东京本乡，现属文京区。

③ 即驹込后街，夏目的住址。

第二天，健三在同一时间，又经过同一地点。第三天也经过那里，却不见那个不戴帽子的人从什么地方钻出来。他在那条常走的路上往返，显得那样机械而勉强。

一连五天都这样相安无事地过去了。第六天的早晨，那个不戴帽子的人突然从根津寺坡道的暗处钻出来，把健三吓了一跳。这次与上次的地点大致相同，时间也几乎一样。

当时，健三尽管意识到对方会慢慢接近自己，但他仍一如既往，机械而勉强地继续向前走。可是，对方的态度截然相反，眼睛里凝聚着足以使任何人望而生畏的目光，死死地盯住健三。从那阴沉可怕的眼神里，可以清楚地看出那人在寻思，只要有空子，就要向他靠过来。健三毫不迟疑地从那人身旁冲了过去。

“老是这样下去终究是不行的。”健三心里有这种异常的预感。

当天回到家里，他仍然没有把不戴帽子的人的事告诉妻子。

他和妻子结婚已有七八年了。当时，他已跟那人断了关系，何况结婚的地点又不在故乡东京，妻子当然不会直接知道那人。如果有所传闻，那只能是出自健三本人的嘴，或是从他的亲戚那里听到，

在看不顺眼，就不分前后顺序，也不管册数多少，把所有的书都归置在书架上。许多了解他的人，都说他是神经质，他却认为这是自己的习性。

对健三来说，这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。只是结婚之后，有一件与此有关的事，至今还经常在他的脑海里浮现。五六年前，他还在外地的时候，有一天，在他工作单位的桌子上，意外地放着一封女人字体的厚信。他好奇地拆开了这封信，可是，费了很大的劲也没有把信看完，因为密密麻麻的小字，写了约有二十张。他只大致看了五分之一，就把信交给了妻子。

当时，他认为有必要向妻子说明写来长信的女人的情况，更有必要把与这女人有关的那个不戴帽子的人拉来作证。健三依然记得当时自己被迫这样做的情景。可是，健三喜怒无常，当时向妻子作的说明详尽到了什么程度，这一点已经没有印象了。因为这是有关女人的事，妻子也许还记得清清楚楚，可他却无心再去询问妻子。他不愿意把写长信的女人和不戴帽子的男人摆在一起，因为这样会勾起他去回忆自己不幸的往事。

好在他眼下的处境没有工夫去为那些事情操心。他回到家里，换好衣服，马上钻进自己的书斋。他待在这六帖^①的小房间里，感到要做的工作堆积如山。而实际上，比起工作来，还有一种非承受不可的刺激更强烈地支配着他，这自然使他焦急不安。

在这六帖的房间里，他打开从遥远的地方带回来的书籍，取出外文书，盘腿坐在如山一般的书堆里，过上一个星期，甚至两个星期。他随手抓到哪一本，就拿过来看上两三页。正因为如此，这间至关紧要的书斋总是凌乱不堪，顾不上收拾。末了，来访的朋友实

① 一帖为一张榻榻米大小，约1.62平方米。

的确，工作一天天追逼着健三，即使回到家里，也不得片刻清闲。而且，他很想看看自己要看的书，写写要写的文章，考虑需要考虑的问题。因此，他几乎不知道世间有“清闲”二字，而始终被拴在桌子跟前。

他忙得很少到娱乐场所去，有时朋友劝他去学学谣曲，他也婉言谢绝。别人那么空闲，他感到奇怪，但自己对待时间的态度，简直跟守财奴对待钱财一样，他却根本没有觉察到。

客观的形势迫使他不得不避开社交，也不得不避开旁人。像他这种人，思想上与铅字的交道越复杂，就越会陷入个人的苦海。有时他也模糊地意识到生活的孤寂，却又坚信自己心灵的深处理藏着一团异乎寻常的烈火。因此，尽管他朝着寂静的旷野，迈步在生活的道路上，却仍然认为自己天性如此而聊以自慰。他绝不认为热情的人的血会趋向枯竭。

亲友们都把他当作怪人。可是对他来说，这并不构成了不得的痛苦。

“受的教育不同，有什么办法呢！”他经常暗自替自己辩解。

四

姐姐有气喘病，一年到头叫唤难过。尽管如此，由于她生来是个急性子，除非实在忍受不了，是绝不肯闲待着的；做点什么事，不在狭小的屋子里转个没完没了也是不肯罢休的。健三认为她那个沉不住气的庸俗样子，实在太可怜了！

姐姐还是个特别爱唠叨的人，而且唠叨起来毫不顾体面。健三与她相对而坐，只好沉默不语，显得有苦难言。

“就因为她是我的姐姐嘛！”与姐姐谈话之后，健三心里总是这么感慨无量。

这一天，健三看到姐姐跟往常一样，用袖带挽起袖子，在壁柜里翻来翻去。

“啊，好久不见，来得正好。来，用这个垫着坐吧！”

姐姐把坐垫拿给健三，自己到廊檐那边洗手去了。

健三趁姐姐不在，环视了客厅，横楣上还挂着他小时候见过的旧匾。他想起在十五六岁时，这家的主人曾告诉他：匾额落款简并宪^①，确实是旗本^②出身的书法家之类的人，他的字是出类拔萃的。健三当时管这家主人叫阿哥，经常到那里去玩。其实就年龄来说，

“恐怕是自我欣赏吧！”妻子总是这么认为。

可怜健三竟无法摆脱妻子的批评。每逢妻子这么说的时侯，他就显得不高兴，有时打心眼里埋怨妻子不理解自己，有时会骂上几句，有时还会强顶硬撞，跟虚张声势的人说话一样，把火发在妻子身上。到头来，妻子只是把“自我欣赏”四个字改成了“大吹大擂”四个字。

他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姐姐和一个哥哥。说到亲属，除了这两家别无他处。遗憾的是，他与这两家的来往也不怎么密切。与自己的姐姐和哥哥关系疏远，他也觉得这种现象不正常，心里不是滋味。可是，他把自己的工作看得比与亲属来往更为重要，何况回到东京之后，已经与姐姐和哥哥见过三四次面，这一事实也使他多少有理可说。如果不是那个不戴帽子的人突然挡住了他的去路，他还会跟往常一样，每天只需按常规在千驮木的街道上往返两次，暂时无须往别处去。在这期间，如果有个星期天可以舒坦一下，也不过是在铺席上伸展开疲劳的四肢，美滋滋地睡半天罢了。

可是，下一个星期天来到时，他突然想起在路上两次碰见那人的事，立即想去姐姐家。姐姐家在四谷津守坡旁边，要从大街上往胡同里走进约莫一百米。姐夫要算是健三的表哥，当然也是姐姐的表哥，但不知他俩是同岁，还是相差一岁。在健三看来，他们两人都比自己大一轮。姐夫原来是在四谷区公所工作，现在既然辞了该职，再住在津守坡对现在的工作地点来说就不太方便了。可姐姐不愿离开这个熟人多的地方，还是住在原来的老房子里。

姐姐挽起袖子，把瘦骨嶙峋的胳膊伸到了健三面前。她眼睛深陷，眼圈稍黑，眼皮松弛，显得无精打采。健三默默地盯着姐姐那干瘪的手掌。

“说起来，健弟现在干得不错，真是再好不过。你出国的那个时候，我还心想自己怕是难以活着再见了。可是，你瞧，这不是好好地回来了吗！如果阿爹和阿妈还健在，该有多高兴啊！”

不知什么时候，姐姐的眼眶噙满了泪水。健三小时候，姐姐总是像口头禅似的说：“等姐姐将来有了钱，健弟喜欢什么就给买什么。”当时还信以为真。可她又说：“性情这么古怪的话，这孩子终归是不成器的。”健三想起姐姐往日说过的话和那种语气，心里暗自苦笑。

有着叔侄般的差别。可是，两人总爱在客厅里摔跤，每次都要挨姐姐的骂。有时，两人爬到房顶上去摘无花果吃，把果皮扔向邻家的院子里，人家找上门来。有时主人骗他，说给他买个带盒子的罗盘，可是过了好久，仍不见兑现，使他特别怀恨在心。更可笑的是，与姐姐吵架之后，自己下了狠心：这回即使姐姐来道歉，也不宽容她。可是，等来等去，姐姐就是不来道歉。莫奈何，自己只好厚着脸皮找到姐姐家去，又窘得不知如何是好，光是不声不响地站在门口，直等到姐姐松了口，才进到屋里去……

健三望着那古老的匾额，就像面对着促使他回忆起儿时情景的明亮的探照灯。他感到姐姐和姐夫以往那样照顾自己，如今自己却不能加倍还报，心里十分内疚。

“近来身体怎么样？没有怎么大发作吧？”他望着坐在自己面前的姐姐的脸这么问。

“嗯，谢谢。托福，精神还算好。不管怎么着，家里这点事还能做得了……可是年龄不饶人，实在没法像过去那样拼命喽！早先，健弟来玩的时候，我会撩起衣襟，连你的小屁股都给洗干净了，可如今实在是没有那个精力了。好在托你的福，每天总算能喝上牛奶……”

虽说为数不多，健三总不忘每月给姐姐一些零用钱。

“好像瘦了一些呢！”

“哪里，我就是这个样子，有什么办法！我从来就没有胖过，也许是肝火太旺的缘故吧。一发火，就胖不起来喽！”

① 德川幕府末期的官员，实为简井政宪，落款时省去了“政”字。

② 旗本为德川幕府的官职，即将军的直属武士。